



# 《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 2018》发布

暨文化金融规范与创新研讨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8 年 6 月 7 日

# 《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 2018》发布

## 暨文化金融规范与创新研讨会

王永利：

首先我代表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文化创意基金会，对文化金融蓝皮书《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2018）》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特别是祝贺我们的主创团队，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年蓝皮书如期地发布了。这里也得到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包括李扬理事长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我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这本书已经是第二本，也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共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地总结、提高，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发扬光大。

去年的发布会之后安排了专题的会议进行总结，并且提前就开始对写作团队进行搭建，在总结去年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整个文化金融的一些研究重点、研究方向等等，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课题。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进一步完善、提高，特别是突出了文化金融新时代的特性，文化金融需要突破的几个重点，处理三大关系，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正像李扬理事长说

王永利

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

理事长

中国银行 原副行长

的，文化金融其实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文化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公益事业，要真正作为一个产业来开发，而且要成为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历史其实很短。金融跟文化的融合就更少，大家说因为金融更多的还是要以产业化作为前提，然后才能发展，但是文化是一个常年无序的产业。所以到今天为止文化的边界何在，即文化到底是哪些东西，文化的产权界定，文化产权和文化资产价值的估值，远远不像我们看到的各种实务资产那样清晰，这也为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挑战。

但恰恰是这样，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很大，他也一定会成为我们新兴的重要金融领域。至于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像李扬理事长讲的更多科技的方法，这都毫无疑问，是要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严厉风控，支持金融良好的发展，特别是支持金融在文化产业上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金融反过来可能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支持。在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研究的课题还是非常多的，这也是我们当时成立中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一个核心的宗旨。今天蓝皮书发布：

第一，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能够帮助我们扩大宣传。因为很不容易，大家做了一年的工作，出了这么一个成果，酒香也得做宣传，让社会上更广泛的层面能够了解我们在文化金融方面研究的成果。

第二，还是一如既往地争取短期内组织主创团队和有关方面来回顾在这次写作过程里有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特别是文化金融发展过程里实际上可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明星们“阴阳合同”的问题，其实在发展的过程里还会有很多新的问题暴露出来。我自己的判断是，十九大

前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重大的调整期，文化金融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新现象，例如前几天在参加一个大资管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觉行业每况愈下，不光觉得实业越做越差，金融行业也一样。有好多人认为，可能最近收得太紧，我们的看法是 2016 年之后，金融监管逐步收紧，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这点已经明确出来了。防范化解金融重大风险，已经是“三大攻坚战”的首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监管一定是在收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稳周期的主基调下，实体经济和金融收缩，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经济出现大的下滑？这种看法言之尚早，尽管 M2 增长也就是 8% 左右，社会融资总量也是 10% 左右，但是这里需要更详细的分析。收紧的过程中确实处理掉了原来低质低效的一些资金占用，不过这是实现了我们结构性调整的一个预期目标，还是将有益的部分也打压下去了，还有待考量。如果确实经过收缩把一些泡沫、把一些低质低效的部分挤出去了，那是要坚持的，不能因为眼前货币供应稍微紧一点就有所放松。但是确实也要仔细观察，这会不会带来太剧烈的变动。因为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是“稳中求进”，一旦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发展更会受影响。但是不改肯定不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阶段，从高速发展变成中高速的发展，换档转型是一个重大的过渡期，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过渡期，是否可以很好地找到未来的发展路径、很好地度过这个转型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矛盾暴露出来。从国际上来讲，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苏美两极尖锐对抗之时，我们作为大国，往哪边倾斜都会对国际局势产生一个巨大的

影响，即我们有巨大的国际套利空间，因此“韬光养晦”是有巨大的战略思维的人才能做出的决定。

而从当时我们当学生的角度来讲，一下把问题全解决，转向一个美好的模式不是很好吗？转向美国模式不是很好吗？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首先，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能否稳定地过渡。孙中山先生曾经把美国的模式搬到中国来，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其次，如果我们真一下子倒向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定会变得非常艰难，同时我们对美国的价值到底如何也无法确定。所以那个时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是最佳选择，而且今天回过头来看，在改革的过程里我们是非常受益的，非常好地融入了全球化、支持了全球化。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坐二望一”。面对我们从 2012 年经济开始不断下行的压力，到十九大的时候已经 5 年多的时间了，如果再不明确接下来发展的方向、发展的目标、发展的路径、发展的方略，我们国内的稳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十九大明确“两步走”，到 2050 年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领先，这不是 GDP 领先的概念，而是全面地位领先的概念。所以国内需要尽快明确出来，不过一旦明确出来国际矛盾就会激化，所以现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变化，再按照传统改革的路径、发展的方式和模式走是不行的，而且中国现在急需推出新一轮更大的改革开放运动，中国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中等收入陷阱迈不过去，但是要推出新一轮更大的改革开放，就要做非常大的调整，大家看到最近就有很多大的变化。

我自己认为中国现在肯定还在转轨的过程之中，并且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家去挑毛病会挑出很多毛病来。但是放在全球去看，中国依然还是有很多可调的余地。我们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的过

程之中，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宏观政策上来看，我们还不是低利率或者零利率的国家，我们一年国债的利率还在 3.5%左右，还有调低利率的空间。我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现在还有 15%左右，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我认为这两种制度是有重叠的，方法不一样，但结果都是对存款的保障，不过同时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所以从供给侧结构性角度去看，中国的资金供应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包括分析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资金如何层层流入到社会。另外中国依然保持每年 3 万亿以上的国家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起步，上述事件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十九大也明确指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中，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都会为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文化金融的发展有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多的课题，更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在蓝皮书的基础上集中更多的资源，对文化金融发展可能需要的重点机构、重点城市等等方面我们都要多做一些探讨。

最后，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也祝我们明年的蓝皮书能有更好的成果。谢谢大家！

主持人 杨涛：

谢谢永利理事长的发言。其实他谈的核心就是现在是一个大变动时代，处于改革变化的一个窗口期。这种时候根于文化做一些研究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金融也处于变动当中，二者结合带来更多的研究主题。比如

国家层面上，“十九大”里突出了所谓文化的概念，北京市的“四个中心”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中心，金融怎样服务于它？如何跳出自身脱实向虚的弊端，扎根于实体？从这种视角下的文化肯定是一个着眼点，也显现出了我们研究的价值。